

非洲的覺醒

拜齊爾·戴維遜 著



33,7855

822

非洲的覺醒

拜齊爾·戴維遜著

施 仁 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7年·北京

Basil Davidson
The African Awakening
Jonathan Cape
London, 1955

根据英国约翰桑·开普出版社一九五五年英文本译出

非洲的觉醒

【英】~~Davidson~~ 著

施仁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晓市胡同1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55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37×1092 公厘 $\frac{1}{32}$ ·印张 $8\frac{3}{4}$ ·字数138,000

1957年1月第1版

195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7) 0.75元

统一书号3003·266

封面设计:袁运甫 校对者:吴隆津等

一个旅行者可以独自在
他們中間行走，而絲毫不必
害怕土匪、強盜或搶劫。

伊本·巴圖塔

一三五二年

目 录

代序	1
第一章 剛果之行	8
第二章 夏姆巴·鮑隆貢戈	14
第三章 迪欧古·卡奥的来临	26
第四章 剛果王	38
第五章 主教的坐椅	49
第六章 再征服	57
第七章 下地獄	68
第八章 爬出来	78
第九章 高尚的野蛮人的消亡	91
第十章 轉折点	102
第十一章 产业革命	117
第十二章 淫靡的都市生活	128
第十三章 新工作，新方式	141
第十四章 宗教色彩的民族主义运动	157
第十五章 他們是兒童嗎？	167
第十六章 天主教的道路	176
第十七章 白种人的上帝？	186
第十八章 进入安哥拉	194
第十九章 現代奴隶制度	202
第二十章 憂愁海岸	221

第二十一章 聖多美島	231
第二十二章 大坂之后	241
第二十三章 非洲的覺醒	256
非洲人口	261
參考書目	263
譯后記	274

代 序

在整个非洲境内，从肯蘭尼加的山地到泰不尔山，从大西洋海岸到印度洋海岸，穿过綠色和黄褐色的原野，在我們这个时代中，非洲各民族正在觉醒起来，他們認識到他們今天的生活方式，也認識到他們所希望得到的和今天不同的生活方式。他們盼望着多方面的改变，盼望着进入現代的世界，盼望着結束奴役而开始得到平等。

非洲的这种觉醒，在一切地方都呈現出来，虽然常常很难辨認。这种觉醒在历史上似乎可以列入二十世紀人类的基本运动之列。像走向人类各民族团結的一切偉大运动一样，它充滿了緊張和斗争，充滿了犹豫、怀疑、錯誤的开端和錯誤的方向；然而，在这种紛扰的表面下面，它忠于自己的解放性質，抱着强烈的希望和清晰而充滿希望的目的。人类重新联合起来了，在这个联合过程中变得更偉大，变得更加强大而有力，并具有新的思想和新的力量。

本書是想在比屬剛果、法屬剛果（現在的法屬赤道非洲的旧称——譯者）和葡屬安哥拉殖民地所形成的大片中部地区的背景下，描述和說明非洲的这种觉醒，自然这种描述和說明是不完全的和初步的。我所以选择这个背景是因为这些国家在欧洲人傳統的看法上向来被認為是最黑暗的非洲，是因为这个地区内部包含着許多丰富的对比，而且因为有关剛果盆地的当代出版物極為稀少，至少英文出版物是这样。

但是，使我選擇剛果和安哥拉作為非洲覺醒的背景的最大的原因，是因為在這裡，我們接觸到非洲覺醒的最初的濫觴。在別的地方——不在本書討論範圍內的尼日利亞、黃金海岸、烏干達、法屬蘇丹、象牙海岸，更不要提撒哈拉大沙漠以北的非洲各國——是肯定而明顯的事情，在剛果和安哥拉卻是模糊不清的。在目的上含糊不清，常常很難發現；但是也許正因為這個緣故，調查起來就更有說服力和更吸引人。在別的地方蓬勃高漲的事情在這個地方卻是不顯著。儘管不顯著，卻肯定地存在着，需要人們加以辨認。它以許多迂曲的方式發展着，不容加以否認。

本書雖然主要是討論比屬剛果和葡屬安哥拉的問題，却是作者在大約四年中在英屬、法屬、比屬和葡屬非洲各殖民地以及在自治的南羅得西亞和南非聯邦研究和旅行的成果。我所以能進行這次研究和旅行要深深感謝斯特林菲羅·巴爾博士和在美國弗吉尼亞州沙羅斯維爾城世界政府基金會的他的同事們。他們的慷慨而真實的協助是這種協助的范例。自然，基金會對本人的著述是不負任何責任的。

第一章

剛果之行

白天，空气干燥而闷热；夜晚，也不見得好多少。黄昏时分，無雷的閃电在南方的地平綫上穿义發光。人們都熱得喘不过气来，渴望着大雨的来临。舒适的“何不来”飯店建筑在剛果河边，它的灯光同河上倒映的微弱灯光交相掩映。飯店中吃夜宵的人飲着冰啤酒，吃着兩英鎊可买十几个的西蘭牡蠣，在那里消遣时光；另外一些人靠在椅子上，不再談話、飲酒和进食，全身疲憊不堪，等待着明天。

不过，这还是我們在赤道以北六十英里的斯坦利維尔的情景。現在，我們是在赤道以南六十英里的地方；气候已經大不相同了。这两个地方之間有一段大有来历的鐵路——盧拉巴和非洲大湖鐵路，这一段剛果河因为有斯坦利瀑布和其他急流暗礁，不能通航，因此才不能不建筑这段鐵路。我怀疑再沒有别的鐵路同这一条鐵路完全相像了：火車在一台燒木材的機車后面穿过一条稠密的赤道森林的甬道掙扎着前进，甬道兩旁排列着牆壁似的無名枯树，慢慢地从旁掠过。

在这条甬道的中途，某一个富于浪漫思想的人在路边釘了一塊木牌，上面写着依稀可見的題辞：赤道。我們在走过赤道时非但沒有能庆祝一番，列車却發生故障，几乎失事。列車因此停了一会。在停車的时候，一个来自麦尔斯勃罗克的和善的弗萊明人拿来了兩瓶啤酒。司机用神密的

巧妙办法給我們把啤酒冰了一下。無疑地，在赤道上，坐着一列在这条綫上往返行駛了近五十年的列車飲冰啤酒，是賽过任何儀式的。

可是，剛果也充滿了出人意料的事情。我們列車的非洲籍司機顯然是一個意志堅強的人。他把我們載到邦泰維爾的時候只誤點一小時。在邦泰維爾，寬廣的剛果河河面又可以通航了。這段河叫做盧拉巴河。在這裡，我們立刻登上“戴爾伯克男爵號”汽船，汽船在黎明時分就要開航。在這裡，雨下起來了，氣候變了，清晨涼爽起來，有霧，又有和煦的陽光。今天清晨冷得厲害，普拉托諾維奇為了使身子暖和一些，在甲板上一步一步地踱來踱去。

自從我們的非洲水手興致勃勃用水龍頭把那些想要搭船而又給他們找不到艙位的二十多個非洲人趕走以來，自從我們在邦泰維爾起碇，沿着這條寬廣的靜靜的河流逆流直上以來，到現在不過幾天工夫。

看起來，好像過了幾星期的時間。一小時一小時，古色古香的汽船“戴爾伯克男爵號”用鑲着水絲的輪翼拍打着這條做夢似的烏賊墨色的水流。在我們前後左右，赤道森林向灰綠色隆起的荒涼河岸搖擺，形成我們的唯一的天空。我們現在離大西洋有數千英里之遙，離印度洋也有數千英里之遙。拿一支鉛筆插在非洲的暗綠色的中央，那就是我們現在的所在地。

我們很少路過岸邊的村莊；但是，在路過村莊的時候，看到每個村莊都有五十人左右，孩子們跳到河中，在我們船後面一面游來，一面叫喊，我們就特別興奮。有兩位到洛堪都去幫助治療腦膜炎的修女帶着贊許的表情注視着他們。普拉托諾維奇很喜歡孩子，他走出艙來，用喊聲鼓勵他

們。連火車司機——一位來自熱那亞灣的賽斯特里的憂郁的力古利亞人——也有了点喜色。

在我們駛近兩座歐洲式平房或用油壓鐵板蓋成的貨棧的時候，“戴爾伯克男爵號”汽船每每發出鴉笛四聲。社會學家解釋這個信號的意義說：“乘小木船來取你們的郵件。”我們時常停下來添木材燃料，因為“戴爾伯克男爵號”汽船不用別的燃料，雖然今年年底它也許會經歷它自身的產業革命而裝上燒油的引擎。有時，我們停下來交易貨物：上面貼着印有“鴛鴦牌——經馬泰迪轉運”字樣，或者標新立異地印有“黑啤酒對你有益”字樣標籤的酒桶，不寫名字的盒子和捆包以及箱子。這些東西在剛果河上不知轉運了多少個月，一直運到在樹林里的倉庫中，它們取了很好聽的名字，對五六個歐洲人和五六百個非洲人來說，它們意味着文明，對世界上其餘的人來說，它們毫無意義。

中途也有旅客上船。今天上午，有一位巴基斯坦商人上船來，以後就一直使這位“殖民者”大傷腦筋，因為這位巴基斯坦商人同他的孩子和妻子——一位像羅賽蒂作品中的畢特里斯那樣蒼白而沉思的身體柔弱的姑娘——都住在歐洲人甲板上。“殖民者”郁郁不樂地向我吐露說：“這還不是最糟糕的事情。今天，如果黑人弄到榮譽狀之類的東西就有權利到這裡來。你瞧着吧——過了幾年，就沒有辦法阻擋他們了。只是為了討好聯合國吧？呃？”他是真的感到煩惱。他沉思地說：“不過，你要注意，儘管如此，他們仍然要等我們吃完飯以後才能吃。”

當真地准許非洲人單獨地或成對地，甚至三三五五地到歐洲人艙中來的時候，連社會學家也完全不能贊同社會發展的這種飛躍速度了。我今天上午才知道，他寧願在

申板上过夜，也不願同一位黑人和白人的混血兒同艙；無疑地，這就是他今天脾氣很不好的原因。

可是，在像這樣平靜而舒適的旅途中長時間脾氣不好是不可能的。在沿岸的那些稀有的停船地點，我們就把身子探出欄杆，欣賞岸上的留戀不去的女郎。社會學家把她們拿來品頭論足；勘查家指出他上一季在哪里宿營在哪里害了一場瘧疾；而從不懊喪的普拉托諾維奇却使得每一個人的心情都比實際上好一些。我們也覺得我們都是屬於非洲，屬於這片破舊不堪的荒野的。在這裡，貧困和孤獨並不丟人，而是普遍的現象，而這似乎從沒有壓倒人類的精力和力量——奇異的非洲人類的精力和力量。這奇異的非洲人類同任何其他地方的人類一樣，然而又同任何其他地方的人類完全不一樣。在這種共同經驗下，種族隔離問題所引起的糾紛就減少和消失了。剛果是自成一個世界的：在我看來，它比我到過的非洲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特別地非洲化。

河岸上的女郎是漂亮的。她們很俊美，帶有阿拉伯血統——因為這一段剛果河一度是阿拉伯人奴隸貿易的中心，是蒂波·蒂勃^①的統治地區的中心。她們穿着條紋棉布長衫，戴着奇怪的頭巾、下垂的耳環、象牙手鐲或繪有花紋的木質手鐲。風格是維多利亞式的，就像傳教士最初把它們帶來的時候一樣；上圓下窄的袖子并帶裙撐的服飾是富有階級的時髦服飾。富有的婦女也塗指甲油；那些不正派的婦女也這樣做，不過更加放縱，她們享受着生活的荒唐的快樂，穿着袒胸露肩的衣着。

① 蒂波·蒂勃(Tippoo Tib, 1837—1905)，是赤道非洲地區的奴隸貿易商，是阿拉伯人和非洲人的混血兒，在上剛果地區很有勢力，并曾做過剛果邦斯坦利瀑布地區的長官。——譯者

在这些女郎旁边，有穿着破襪的襯衣和短褲的男子，形容悽慘而憂郁，因为在这里，情况永远是一样的：一小撮欧洲人占据高位，指揮別人，監視別人，而非洲人奔波顛蹶，沒有尊嚴。在各个地方，非洲人的“进化人”——辦事員或商船貨物管理員——穿着欧洲人的服裝，拼命想維持尊嚴。他們显然認為要維持尊嚴就必須像欧洲人那样对待他們的非洲同胞；或許待他們還要坏些，因為他們比欧洲人更需要保證這一點。

因为这一切緣故，船上到处洋溢着欢笑和快乐；这次河上旅行是十分愉快的。在十一点鐘左右，在太陽照得更厉害的时候，普拉托諾維奇帶着兴致勃勃的抱歉的神色跑来，想要知道开瓶痛飲一番是不是适宜。他所用的動詞是“打碎”（ecraser）：按照文字的意义，無疑地，就是像彼得堡的軍官和紳士曾經做过的那样，把瓶子从肩头上摔到背后的牆上。

他說：“我們打开酒瓶痛飲一番吧”；这时候，我們懶洋洋地在帆布船蓬下面排成一排，把脚放在汽船的漂亮的白色欄杆上（尽管汽船已年代久远，但船身仍然保养得很好），我們叫来冰鎮的剛果啤酒，天南地北地談了起來。我們——普拉托諾維奇，意大利人，殖民者，社会学家和我——一直談着，整天整夜地談；看不出談話到什么时候会休止。我認為它沒有个完。

到这个时候，我們已經不再議論人物，而暢談起哲学来了。非洲是个哲学意味很濃的地方。昨天，从賽斯特里来的意大利人告訴我們为什么会这样。他因为害瘧疾而面帶菜色，他的藍眼睛里含着害热病的人的無力的游移不定的目光。他所以害瘧疾是因为沿这条河一帶的每一个人都害瘧疾，但是特别是因为他同剛果政府訂有合同，不能不長

期深入森林进行勘察。在那里，他同十几个言語不通的非洲人結伴住在一起，染上了瘧疾，沉湎地考虑世界上的事情。“我考虑我怎样克服困难。我考虑我前面的目标。你們知道，我已經有了生活的目标。”他把他辛勤得来的每一文錢都放在他的錢箱中，一心想实现他的夢想——在平靜的地中海旁边的尼尔維海滨附近造一座別墅，乘着小船消遣，夏天的夜晚散散步，忘掉赤道的夜魔。他極力想弄些船：他認為船可以使人自立，并且可以打开走向幸福的大門。“你要知道，我的祖父到美国去的时候所坐的船，还不到二十公尺長。……”他認為，考虑关于可以使人自立的事情对他是有好处的；或許事实也是这样。非洲充滿了依靠着夢想在別的地方来过活的欧洲人。

普拉托諾維奇也長于哲学，不过他的哲学比較純正，比較不帶个人色彩。我們是在从邦泰維尔（疑为斯坦利維尔——譯者）来的火車上遇見的，說来奇怪，当时他所讀的書却是伊夫和彼得罗夫合著的“小小的金色美国”。他是一个結实的老头子，眼睛炯炯發光，能够在艰难中保持健康的快乐；他想要知道的事情之一就是大战期間紅軍的情况。他沉靜地說：“你知道，我是那个政权的死敌，但是，我畢竟是一个俄国人。……一点办法也没有了。”他是在一九二三年跟着鄧尼金离开俄国的，在君士坦丁堡和布魯塞尔逗留过一个时候，一年左右以后到了剛果。“回欧洲去嗎？”他的粗短的手指很快地伸开来，又放松下来，好像事情明显得不需要說明似的。“去住閣樓嗎？”

我不能确切地知道在無窮無尽的河水靜靜地流着的时候，普拉托諾維奇在夢想什么。正当你以为你快要抓住要点的时候，他却起来走开了，逃避了，放过了。他也正为他

唯一的女兒憂愁——女兒的母亲是一个来自盧安達——烏隆的的体格强健無比的瓦吐西人——因为她不願意和他一塊回到叢林地帶的家中來，而執意要留在城里。“你知道，她是城市里的一個混血兒，一個漂亮的女孩，很好看。……”

下面的事情也是我們的談話的一部分。你可以在南非或者在南羅得西亞弄一個非洲情婦嗎？但是，人人都知道，英國人不是不太近人情，就是不太老實……在沿這條河的一帶，這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在歐洲女人這樣稀少的地方，一個人住在这里又怎麼能夠不這樣呢？社會學家熱情地插進來說：“自從我住在叢林地帶以來，白種女人就不能吸引我。而一個本地的女人……”他又做起夢來，對我們來說，他暫時又不存在了。意大利人——他是一個講實際的人——向我解釋說，一般說來，在這條河一帶，一個非洲主婦每個月只花費六百法郎左右（即四英鎊十先令）；在從前，就是做官的養一個情婦，也沒有什麼害處，但是，現在，看來這種事情受到非難，只有像某省的副省長那樣的有勢力的人物才吃得消受人懷疑。

唯一不喜歡夢想的是那位“殖民者”。他是一個瓦隆人，渴望着能回到東部的山色明淨湖水碧藍的基府去。“殖民者”好搞政治：那就是說，他希望搞政治，但是剛果政府却不讓他干。剛果政府有家長式的作風，無論對歐洲人或非洲人都同樣地不給予他們什麼政治權利和責任。“殖民者”對剛果政府是不滿意的。“他們在對待这里的黑人方面前進得太快了。”他這樣說了又說，“他們正在毀滅這個殖民地”。這就是他的哲學的限度，我們以後才知道。

要不是因為社會學家，我們對“殖民者”的哲學可能不會知道得那麼多，社會學家總是情不自禁地要逗他。社會

学家也是一个落魄失魂的人，沉湎在奇特的情慾沉思中；但是，他忠于他的职责。我想，他对东巴盧巴人的部落習慣知道得那么多，以致他不相信还有什么应该知道或值得知道的事物了；在神智清醒的时候，他却是刚果政府的热烈拥护者。

他对我说：“至于你们呢，每一个人都在写关于非洲的书。大多数都是很糟糕的书。这些书从没有提出过有趣的问题。更不要说尝试回答这些问题了。”

“有趣的问题都是些什么？”

“我将告诉你。”出人意料之外，这些问题都是些一般性的问题。

“只有两个这样的问题。不过，毕竟——”他可疑地停了一会说：“你到过西非、南非和只有天知道的什么地方，你还要问我这个？这两个问题——它们不是刚果所特有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整个黑非洲都必须回答的问题。它们是公分母——任何有见识的见解的基础、根基、底子。”

孤独使得社会学家对他很少看到的同胞有点生气。“如果告诉你会有好处的话，我可以说，第一，为什么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民都在前进的时候，刚果各族人民（因为我们现在在刚果）却留在石器时代？——不错，就算到处已经是青铜时代之类吧。”他把手拍的一声放在栏杆上。“其次，在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现在是怎样情况，而我们又是怎样情况的时候，在他们相信他们必须迎头赶上的时候，事情又将会怎样呢？这些都是有趣的问题，但是，你们却不愿回答这些问题，因为你们回答不了。你们从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

“殖民者”救了我。我们开了头，他就情不自禁地要接